

K

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朱苏进
著

金色叶片

唉,我喜欢猴子,因为它太像人,我又讨厌猴子,因为人像它。我曾经在一只猴子身上认出过好多人来,包括著名人物。我渐渐习惯了与人式的猴子或者猴子式的人相处,甚至相亲相爱。我知道,人是人的未来;而任何一个我,却只能是此刻的我了。我坚守着我。

——朱苏进《接近于无限透明》

金色叶片

朱苏进
著



北京教育学院图书资料中心



0000134470

395298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色叶片/朱苏进著

jinsheyepian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2

ISBN7—5354—1201—7

I. 金…

II. 朱…

III. 小说—中国—当代

IV. I·981

金色叶片

jinsheyepian

©朱苏进著

策 划:周季胜 陈辉平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文字六〇三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0.75

版 次: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3 次印刷

字 数:264 千字

印数:20001—30000 册

ISBN7—5354—1201—7/I·981

定价:13.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朱苏进小传

朱苏进，1953年7月生于南京，幼时随父迁入福州，读书到小学五年级，因病辍学，纠缠多年。16岁参军，在地面炮兵部队任过炮手、瞄准手、侦察班长、指挥排长、副指导员，并短期任过团政委。

1971年因从事新闻工作失败，转入杜撰小说，迷恋到今不能搁手。1977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现为部队作家，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

主要生活感受与迷误都铸进作品中去了，这里告免。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大小，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金、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金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迹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

可预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撻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3)
金色叶片	(1)
绝望中诞生	(47)
轻轻地说	(116)
咱俩谁是谁	(142)
接近于无限透明	(199)
孤独的地手	(266)
孤独的冥想者	朱向前 (326)
附录：朱苏进主要作品目录	(336)

金色叶片

我抓起话筒时，她正在里面呼吸。我感到有张发热的脸贴在我耳旁。我喂了一句之后，她开始说话。音质轻柔，像从香水瓶中倒出来的。这声音一触及我就开始融化。对于我，她讲些什么并不重要，她的声音本身就是暗示，就是怀旧与眷恋，就是耳语式的纠缠。总之，声音里所含蓄的东西远比流露出来的多。她仿佛试探着叩击一扇早已尘封多年的大门。

蓦然，她咯咯地笑动。我想，她身边大概来了人。否则，她不会那么迅速地把自己换掉。

笑声如同欲滴而未滴的露珠，似含似吐，颤而不落。一瞬间让我感觉自己是个男人，或者提供给我做一个男人的机会。但我放弃倾听，让她声音从耳边滑开，等待她把自己重新换回来。很快，我意识到她就是这样了。她利用笑声使我贬值，她笑得越来越厉害，每片笑声都像花瓣那样掉下来，诱人去捧接。她仿佛证实了我仍然那么不中用，才如此开心地笑。这么说来，她的笑不过是些装备佩挂在身上，根据计划摘下抛来。于是我沉默。叫这种女人失措的最好办法就是沉默，让我失掉衬托，让她在无聊中枯萎。

她问：“你到底听出我是谁没有？”

我告诉她她是谁。

“你怎么听出我是我？”

“你一呼吸我就听出来了。”

她像萤火虫似的透了点笑声，说人一认真就讨厌，说认真劲应当收在心里，嘴上可以泛滥泛滥。她说：跟你挂电话的念头去年就有了，老没挂就等于老有个愉快搁着不动，就像银行里搁一笔款子。她说：告诉你，我放丈夫走多远他也会放我走多远，反正两人都走不丢就是喽。我现在已经学会让他怕我了。他已经升任副师长，在这个职务上离婚代价重大，重大到了足以维持任何一种婚姻。所以他只有念头没有行为。有天夜里他醒来，说才梦见我被车压死了，他吓醒了。我说：谢谢，你夜里总比较诚恳。他总对我做出很放心的样子，我当然对得住他的放心，叫他觉得公平。哎，过年时给你寄的卡片收到没有？不是香港博雅公司的是我亲手制做的，大概是裂开的树叶。没收到？那我大概寄错人了，你没在我心上扎根。不过，你可以想着收到了嘛，这也就和真收到差不多。我忙啊，整天忙着叫洋人爱上我们国家，抠出钱来供我们糟蹋。对了，我才弄到一根电警棍，防备暴徒的，它和金项链什么的配套，才是当今女人的时髦。没想到，我有了这根棍后，在男人眼里更有魅力了，追我的人更多了。那天，我用它碰了下狗耳朵，黄家的小BC。可惨啦，它直跳老高，差点把脑袋甩掉。你知道我这时想起了谁？

我说：“我。”

“不错，就是你。每次我想对谁残酷一下，都想到了你。每次想到你，我都忍不住要对谁残酷一下。”话声戛然而止，剩下急骤的呼吸声。

她又恢复柔和语调：“我刚和家里通了电话，大哥叫我转告诉你，妈妈明天乘46次车到你那里，叫你去接一下站。他们就不

另挂电话了。”

“韩姨来干什么？”我问。

“不干什么。她想在死前看看战友、熟人。你在她名单上排第六位，好几个在位的官儿还排你后头呢。她一个人去的，不要我们任何人陪。你那里看完了，她再去济南、北京、沈阳。都看完了，她就回家等死。你去接吗？”

“当然，”我说。

“照顾好她。早晨两片面包，一瓶酸奶；中午两片面包，一瓶酸奶；晚上还是两片面包，一瓶酸奶，当然，你们自己可要吃好些，她看着你们吃会舒服些。她什么都不能吃了。”

我估计叶子正坐在窗台上挂电话，翘着一根小拇指，仰望天边。她的目光可以越过地平线，弯曲着延伸下去，从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汲取语言。即使她不说话，内心也在自语，念头在眼里蠕动。她能把一个姿势保持很久，使旁人也不由自主地伴随她凝定。比如我。

多年前，我跟随她父亲当警卫员，后来是秘书之一。那时叶子是一位少女。她经常坐在二楼自己屋里的窗台上，腿上晾着一本根本不看的书。那地方很危险，打个喷嚏都可能把自己震落下去，在那里坐一会可以产生许多近乎叛逆的念头。那地方也很美，使人进入一种飘浮感。墙下是数株三角梅，年头很深，浓郁得有如梦境。那个季节它长得极快。傍晚，枝叶距窗台还有空隙，清晨时却已经像一排浪头堵在窗前。每次，都要先把它们推开才能开窗扇。她坐在窗台上，扯过一茎嫩枝，把上面的叶片一片片摘下，再一片片撕开。浆汁滴满她手指，渐渐在手指上千硬出一层壳。她像脱手套那样把壳儿脱下来，放在窗台上，壳儿在空气中化掉，室内弥漫带苦味的清香。她捧起那点儿温馨的残骸，像捧起一个亮亮的气团。目光悬挂在她

弯曲的眼睫上。她让那气团落入楼下，接着又撕。叶片裂开的声音很像一句语言，她这么干证明她内心善于说话，当然也善于倾听。她这么干，也可能是制造与我单独相处的机会，我得到她屋里去清扫残叶。当然，这类琐事我可以不管，因为与首长无关，我拿的是军饷而不是工钱。但我愿意为她尽心尽力。为首长服务是我的公务，为她做点什么则使我年轻，使我喜悦。我感觉到她在斜瞟我，我一旦与她正视，她眼睛仍对着我，但是目光已经缩回去了。她从窗台上跳下来，哧啦——裙裾被拽下一根丝，停留在那里成为极细的光束。我提着扫帚过去，有东西在踢我的心。过了许多年，我仍然嗅到那窗台的气息，能看见那没有目光的双眼。

我负责首长的近身安全，照料他那相当简单的生活。我开车门、房门，倒茶水、提皮包，扶首长经过陡峭路段；我的五九式手枪套里有七发实弹，硬革包内有四小瓶药片；我总呆在首长声音可以达到的地方，但一般不让他看见我，否则他老撵我“找本书读去”。一旦有事，我必须迅速出现在那件事的边上，否则，他可能因为找不着要用的东西，一瞬间改变对某份文件的态度。我善于消失，也善于和首长念头一块出现，仿佛他顺手把我从衣兜内掏出来。我把自己忠心耿耿地配属给首长，以至于后来离开他时，有几个月我都不知该怎么过，等过去了还不信是过去了。

我独自走在人行道上，如果忽然听到列车汽笛嘶鸣，我会惊悚地想，首长在叫我；我在办公室独坐，如果天空飘过一片湿重的黑云，我会莫明其妙想，首长到哪儿去了？离开他之后，我才感受到他是无边的。我有断了脐带的痛楚。

我把首长按到理疗榻上，放平他的四肢。这时，他就像一

头无可奈何的老牛，眼里透出些请示的神色。我发现，我严格管束他时，他内心里实际上挺舒服的。他也有把自己配属给我的时候。那一天我错把电磁极头戳在他肋下，他笑着猛地搂住我双肩，假牙上的钢丝在他口中闪光，他笑得身子都要裂开了。他重新躺下后低叫一声，“小疙瘩。”说我怪像他的。说小疙瘩就是四四年三月九日凌晨朝他扑来的一个日本小兵崽子。抗日战争进入一九四四年，日本国内兵源已经耗尽，派入中国战场的士兵，有的连毛也没长全。小疙瘩戴着挺大的钢盔，肉搏时钢盔把脸部遮盖住了，钢盔边缘碰掉了首长两颗牙齿。首长很从容地扼杀了他。一推，他像一支铅笔滚开。钢盔滴溜溜追赶他。他脸颊有几颗青春疙瘩，沾着土末。首长掐出的深痕嵌在他细细的脖弯里，有个铜质小吉祥物也挂在脖子上。四周还在恶斗，首长抓起钢刀又投入劈杀。在我追问下，首长说：“他长得像娃娃儿，杀了他跟摘个豌豆似的，他不算一整个人。”又说：“不过那可是个炸开的豌豆，他因为害怕才拼得凶猛，我想他早知道自己要死。”

首长为宽慰我，把手伸到我颈上抚摸着，也就是几十年前他伸到过的地方。我说那个小玩意呢，他娘给他避灾的吧？首长说：“大概是，我死后可以代你问问他。”

我给首长缚上磁疗带，仪器嗡嗡低鸣，电磁波从首长身上通过，他细细的汗毛一根根站起来，像水漫过他的身子。他沉浸在特殊的舒适感里，大约是一种最贴近消亡的生存状态。他稀疏的眼睫合拢不动。而平时，即使在睡眠中他的眼睫也会突然惊颤。他睡眠已不是休息而理疗倒接近于睡眠。我慢慢增大强度，直到他像婴儿生长身子般一伸一伸，皮下透出浅蓝色光辉。我再慢慢旋回绿色刻度，半小时后，他皮下光泽消失，只剩右胸某处还在搏动。因为那下面有个弹皮，很滑头，手摸上

去就滑开。首长说它是他的“纪检”，身体稍不对劲它就递个报告出来。我说切掉它。首长认为给自己设置一个对立面比较好，切与不切——两害在握取其轻。比如在一个班子里，也要给自己保留一个对手，并且不让这个对手垮台。这样能迫使自己不放肆不霸道，每次开会都不敢打瞌睡，敏感和智慧等等都被逼到咱们这边来了。他认为对立面能把一个人垫得高明些，对立面有时能起到心腹手足都起不到的妙用。至于那块弹片，首长说火化时不许从骨灰里剔除，说要是剔除了他一定晓得，他只带这些东西告辞，别的都属于包装。

进入绿色刻度后要保持半小时。我拿个活页夹坐到他身旁，等候一些念头迸发。

此时首长思维异常敏捷，双眼洞开，瞳仁停留在当中，内在的精神已经瞄准最隐蔽的目标。他的许多重要决心决策就在此刻诞生，露滴般掉落，晶莹精纯，就几个字。如果我不立刻记下，他从理疗榻坐起来时会遗忘大半。这也是我最兴奋的时刻，我能进入他内心深处。我注意示波仪曲线，念头跃出前它会剧烈凸动。当然，首长有时也死守着内心一言不发，孤自品尝某个隐秘，很难受地禁锢着自己，示波仪显示出他的精神痉挛。

首长伸出一只手指，我在白纸上写下：一、首长说：“任他谤满天下，我们不办！调离学习，哭死活该！”首长稍停片刻，伸第二颗指头。我另起一行：二、首长说：“××军七月八日战果是假的，后来搞成真的，再后来还会变成假的。关键是熟透了再动手，目前谁告状就敲掉谁，聪明的娃娃最讨嫌。”

我另起一行：三、首长第三颗手指显得半起半落。他说：“当兵的属狼狗，关在笼子里才有战斗力，现在让部队自己打食，坠入野狗群，误军误国。让人家说去，我沉默。”

我另起一行：四、有些紧张，首长的念头很少像今天这么密集。首长说：“结老营，打呆仗，以抽取人。才气天生，拙字靠磨练。”

首长伸出第五颗手指，也就是整只巴掌彻底张开，悬在半空中。我断定这是最后一个念头，否则他必须使用另一只巴掌，两只巴掌交替会造成思维中断。首长也从来不是诸事并举、齐头并进的人，他通常只思索两三件事。我写下：五、首长说：“山西浑源古阴河滩，小疙瘩头歪在水里，那个小东西是个铜佛，背后有……直木二字，我们把它和尸体一块埋掉了。小东西上连着黄色带子。”

我不明白这个念头和上面四个有什么关系。

首长闭住眼，再睁开时斜视我一下，表示今天理疗结束。我扶他起来，他粗硬头发又一次刺痛我的面颊。我递上记录稿，他看都不看就塞进口袋，好像讨厌它似的。它上面的内容，有些将对我们的军区产生重大影响，有些则永远含蓄在他的思想中，把他垫得更高明些。但我隐约感到，他产生这些念头时很兴奋，可是当把它们接过去时却克制着厌恶之情。我在伴随首长的年月里，不知为他记录过多少次类似的纸片。事后我为他整理文件，从未发现过一张，也未发现过他私自焚毁的痕迹。它们消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我想想都森然心惧。怎么可能呀？如此重要的东西统统无影无踪了，就像首长面庞一样毫无表示。我从来不问首长，后来也不再问自己。我学会忘却，并且知道善于忘却才善于收藏。我也不再寻找它们的下落，倒是害怕它们突然从角落里掉出来，发黄、脆裂、笔迹变形，像一堆固执的思想咔咔作响。对于我，首长是无边的，虽然他也会把自己跟一只拳头那样收拢，但也会跟一只拳头那样张开，越张越大，无边而又无边。我禁止自己去探索他，他是一个禁区。

我曾伴随首长视察闽西最大的一座山峰。我记得，距它还有十里之遥时，首长轻叩车窗玻璃——透过它叩响十里外的高山。他说：“猜到没有，它内部是空的，全部挖空了！”

我们靠近它，我已经知道它不是山了，便有些怕它有些可怜。大片灌木丛凝结着铁蒺藜般的精神，赭色岩石散发热。几株斑驳老松，相互倚搭着肩膀，收拢些阴郁。没有鸟，没有风，脚下传出轻微声响，我们好像站在一只铜鼓上，由于热胀冷缩它会响。它仍然散发山的气息，披着草木的外装，凹部有幽幽绿光，大概是水。我一次次提醒自己，它是抹了脂粉的标本。这座山已被移植到沙盘里了。“吉姆”车照直驶向一道钢筋混凝土大门，我们进入巨大的腹腔，水泥拱道笔直延伸，阴湿的风透过车身渗入我的肌骨。拱道两旁有无数岔路口，密封门，电缆线，它们隐含着拒人的意味。首长弃车步行，脚步声清寒而幽深。由于回音的缘故，寥寥数人走过也如走过一支军团。“吉姆”车跟随在后头，用车灯为我们照路。我不知道我身影的尽头落在何处，怎么走远方还是一个黑洞。巨大迷宫里，有各种火器、弹药、给养、药品、通讯设施，甚至有停尸房和火化器。首长示意上方：“掉个原子弹跟放个屁一样。我们完全可以死守半年，才突然出击。”他观赏着，继续前行。又说：“小李，什么叫老了？老了就是够本了的意思。这顶大钢盔是留给你们年轻人的，你要准备直着进来，横着出去。”他的意思是成为尸首被人抬出去。他冰凉的话语中有妒羨的辣味。

我们离开这座被掏空的山腹，出门时被新鲜空气推了一下。太阳已落到山后，天空非常明亮，但已经有星星钻透了天空。我凝望山坡上的林木们，它们朝我倾斜身躯，有一种渴望被抚摸的神情。我想，它们知道自己立足在什么东西上面，它们也看见下面有一位老人。巨大的山峰是未来战争的包装，它不再生